

狂夫之言,圣人择焉

刘肃《大唐新语》载:某年,时任陕县丞(一说中牟丞)的皇甫德参上书唐太宗说:“陛下修洛阳宫,是劳人也;收地租,是厚敛也;俗尚高髻,是宫中所化也。”唐太宗大怒说:“此人欲使国家不收一租,不役一人,官人无发,才称其意。”魏征建言:“汉文帝时,贾谊曾经上书说‘可为痛哭者三,可为长叹者五’,自古上书,一般都很激切。若不激切,则不能使人主听从。而激切则似讪谤,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只在于您去判断,不可责备。否则日后谁敢说话?”听了魏征的话,唐太宗赐给皇甫德参绢20匹,将他放了回去。



人生故事

让世界看见『红星』的人

1936年的夏日,被誉为“报道红色中国第一人”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从北平出发,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最终抵达黄土高原上的保安县(今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

在延安的这段时间,斯诺一共记满了16本采访笔记,拍下了24卷胶卷。1936年10月,斯诺结束对苏区的采访。回到北平9个月后,在卢沟桥的炮火声中,他完成了《红星照耀中国》的最后一章。

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出版后,迅速风靡全球,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形象,以及中国人民反抗压迫争取解放的斗争精神。

然而,当时在国内由于国民党政府加紧思想控制,日本侵略者又视共产党为死敌,《红星照耀中国》一直未能正式出版发行。在这种恶劣的处境下,中共地下党员胡愈之果断出手。他从斯诺处无偿获得《红星照耀中国》的中文版权后,秘密组织翻译,秘密印刷该书。为掩敌耳目,胡愈之把书名改为《西行漫记》。

《红星照耀中国》以一个外国记者的客观视角,毫无党派之见地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真相,粉碎了国内外反动势力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污蔑与丑化。

1972年,斯诺在日内瓦逝世。

他的一半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另一半则留在大洋彼岸的纽约哈德逊河畔。(据中国军网)



革命故事

原其本意,魏征所说的“狂夫之言”,不是指的狂妄、目空一切的话,而是指的激切、不能使人心生愉悦的言辞。所谓“激切”,用今天的话表述,就是:尖锐。

自古以来无数真正强大、杰出的人都愿意善待说话“激切”的“狂夫”。1935年,清华大学学生李长之完成了《鲁迅批判》书稿,此书利用精神分析方法,将鲁迅作品与其内心世界、为人处世相关联,呈现出许多新颖、精彩的见解。却也专门辟出一节,列出鲁迅的“失败之作”,说《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端午节》《在酒楼上》《肥皂》《兄弟》等小说“故事太简单”“独白过于单调”“空洞,沉闷平庸,语言不美,

不亲切,不活泼,不紧凑,毫无意思,让人懒得看下去”。他应李长之之邀认真审看书稿,订正书中所提文章的创作日期,还给李长之写了回信,认为措辞激烈,文章锐气过盛,总比“小心翼翼,再三修改稳稳当当好”,并随信寄去一张自己的照片。

做任何事,难免会有缺失。别人看到的,你不一定看得到;别人做得好的,你不见得可以做好。何况,事物永远在不断变化,一个人应付事情的能力,某些时候可能跟不上。有人愿意指出你的缺点、提点你解决的路径,绝非坏事。就算别人的批评不那么中肯,至少可以促使我们保持警惕。

(摘自《今晚报》)

“人”本无罪 “入”亦无错

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心理课小游戏。老师说:“同学们,现在请大家伸出两根手指,在自己面前摆出一个‘人’字。摆好了吗?观察一下同桌摆的字,你有什么发现?”老师让大家摆的是“人”字,为什么我们看别人时却都是“入”字呢?其实,你和我都没有说谎,没有看错,更没有恶意。只不过我们坐在各自的对面而已。

后来我发现,这个“人字小游戏”宛如一面镜子,在我的世界反复闪烁。

早上起来,见先生把毛巾挂得七扭八歪,那一刻我看到的,是个歪斜难看的“人”。而在他眼里,是为



哲理故事

了让两半毛巾错开,在南方阴雨天更快晾干。他看到的我,是个武断的“人”,只会以“整齐度”这把尺子,去丈量他那以“如何更快晾干”为标尺的毛巾。我们各自端着两根看不见的手指,在对方的世界里成为摆错了的颠倒字。

“人”本无罪,“入”亦无错。它无关人品,无关智商,无关对错,只不过当我们站在各自的坐标系里,谁都觉得对方是歪的。下次再想争个输赢,不妨先低头看看自己的手指——未必能完全平息怒火,但至少能在心里嘀咕一句:行吧,在他那端,我大概也是个“人”呢。

(摘自《讽刺与幽默》)

萨特的“脸”

识抹去了他脸上的粉刺和浮肿,他的丑陋的外表就消失了。”萨特的另一位朋友维奥莱特·勒迪克则说:他的脸从来丑,因为他的脸被他头脑的睿智、“火山爆发般的诚实”和“新开垦土地般的慷慨”点亮了。

丰富的学识,弥补了外表的不足。这一切,构建了萨特内在的美,遮蔽了外表的丑。以至于雕塑家阿尔贝托·贾科梅蒂一边为萨特画素描,一边惊呼道:“多么厚

涪陵乌江为川江右岸支流,峡谷连绵,水急浪高。为了经受起恶浪的拍打,过去造船的时候,都要把船板加厚达5厘米以上。用作船板的材质也坚硬,为柏木、红椿、枫香等树种。这种船取名厚板船,一般长20米,宽4至6米,载重25吨左右,上水时最多装19吨。

厚板船不仅船板厚,船头和船尾都翘得很高,船头才不至于往浪里钻,船尾的浪也打不进舱里。然而它的船尾比船头更翘,高达三米多,甚至四五米。最奇怪的是,船尾左高右低,向右偏斜,高差近两米,是一个歪船尾。

乌江的扯船子(旧时对拉船纤夫的称呼)干脆喊厚板船为“歪屁股”。乌江河流左岸和右岸按顺流方向确定,船的左右舷则以船头朝向区分,走船一般靠右行。乌江左岸航道水流没有右岸湍急,“歪屁股”走上水时,靠右行便是乌江左岸航道,船尾的左高舷因而可挡右岸急流。右舷虽低,却临左岸,水流缓得多。左高右低的“歪屁股”正好派上用场。船尾设艄时,左高舷坚固牢实,可安放上千斤的大艄,右舷低矮便于设小艄。

随着乌江航道的不断治理和机动船运输的发展,“歪屁股”逐渐被淘汰、改造,因用材多,一部分卖到了川外缺少木材的长江中下游。

1964年,涪陵乌江上最后一只“歪屁股”被拆解,连同它的过往一起消失了。

(摘自《重庆晨报》)



民俗故事

重啊!多么有力量的线条啊!”

于是,莎拉·贝克韦尔在《存在主义咖啡馆》一书中总结道:“萨特的脸是一张好探究的哲学的脸:脸上的一切把你带向别处,从一个不对称的五官旋向另一个;他可能让人们精疲力竭,但他从不令人厌倦,所以他的崇拜者的圈子也一再壮大。”

这张“好探究的哲学的脸”,竟成了一张百看不厌的脸。

(摘自《扬子晚报》)



名人故事